

徐光啓全集

朱維鈞 李天綱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NLIC 2970694104

徐光啓全集

朱維鈞 李天綱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NLIC 2970694104

《徐光啓全集》的編纂得到了如下機構的資助：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利徐學社
上海市徐匯區文化局
上海市徐匯區徐家匯街道辦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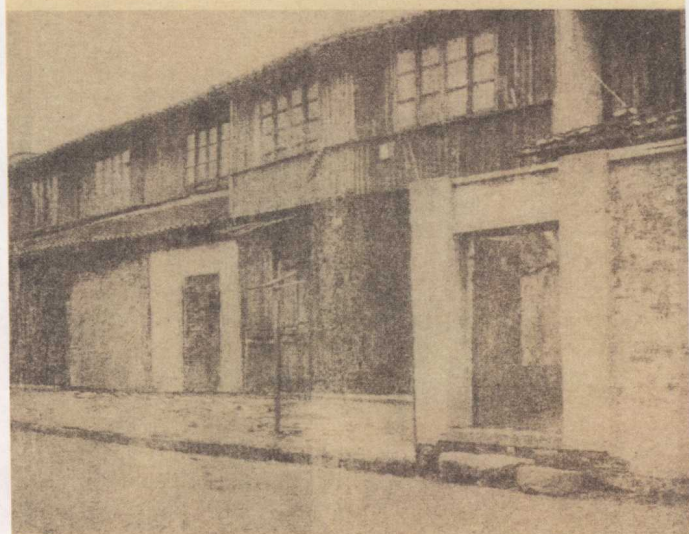
特此鳴謝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本書出版得到上海文化發展基金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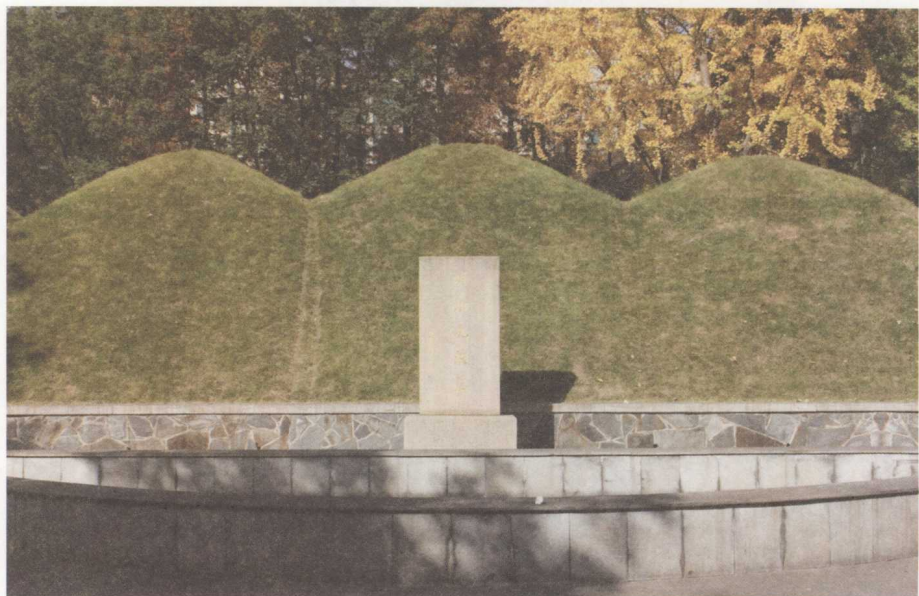
明繪徐光啓像

上海歷史博物館藏



徐光啓故居

上海黃浦區喬家路明建九間樓



徐光啓墓
上海徐匯區南丹路

為政心深物自閑
相看燕喜
若飛遙寄書河上
神以字
羨東城頭姑射山
光啓

徐光啓書唐李頎《寄韓鵬》詩

上海博物館藏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國風卷之一



吳淞 徐光啟 子先父 輯

東吳 鄒之麟 臣席父 校

金陵書林廣慶堂唐依吾督刊

國風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鄭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豳之風變。攻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偏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薰乎其詩。

明刻本《毛詩六帖講意》書影

徐氏庖言

上海徐光啓子先甫著

卷一

奏疏一

敷陳未議以殄克首疏 巳未三月二十日

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 巳未四月初五日

遼左帖危已甚疏 巳未六月二十八日

恭承

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 巳未九月十五日

明刻本《徐氏庖言》書影

幾何原本第一卷之首

界說三十六
公論十九

求作四

泰西利瑪竇

吳淞徐光啓

筆受

界說三十六則

凡造論先當分別解說論中所用名目故曰界說

凡歷法地理樂律算章技藝工巧諸事有度有數者皆

依賴十府中幾何府屬凡論幾何先從一點始自

點引之為線線展為面面積為體是名三度

第一界

點者無分

明刻本《幾何原本》書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有關徐光啓的各類著作

書籍 (不同叫法) 本館刊

代序：歷史上的徐光啓

徐光啓在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去世以前，已成爲晚明的西學領袖。晚明的西學，涵泳着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的神哲學、論理學（Logic）、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美學和工藝學等。首先將它們介紹給中國人的，是意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因而原型無不帶有羅耀拉開創的天主教這個教團的文化印記。

上海人徐光啓，並非由利瑪竇付洗的中國教徒，却與杭州人李之藻，成爲利瑪竇晚年最著名的中國學生。當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利瑪竇在北京病逝以後，徐光啓便成爲中國基督教徒的實際領袖，以致連教徒們都很少有人知道利瑪竇的傳教團首腦傳人是意大利人龍華民（Nicolaus Longobardi）。

徐光啓在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去世以前，已成爲晚明的西學領袖。晚明的西學，涵泳着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的神哲學、論理學（Logic）、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美學和工藝學等。首先將它們介紹給中國人的，是意大利籍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因而原型無不帶有羅耀拉開創的天主教這個教團的文化印記。

自初唐至晚明的九百年間，西方基督教曾三度入華傳播。唯有第三次入華的耶穌會站住了脚跟，使這個異教流傳至今。利瑪竇儘管不是基督教三度入華的第一人，却是在中國取得傳播「西教」成功的第一位耶穌會士。他取得成功的訣竅，中外研究論著議論紛紛。有一點是誰也難以否認的，就是他借「西學」爲「聖教」開路的策略，因緣時會，贏得了正在尋覓走出中世紀道路的中國文化先驅的認同。

號稱「大明」的中世紀最後一個由漢人建立的帝國，開拓者即所謂明初二祖，都是不學的草包，相繼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都把反智論當作文化專制的出發點和歸宿。明成祖派遣宦官鄭和率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效應恰好反證帝國統治者頑固墨守「以我爲中心」的陳腐觀念，自外於突破中世紀傳統的世界潮流。當明成祖死於塞外征途以後，他的子孫更急忙修復長城，也不敢越海疆直搗「倭寇」巢穴，龜縮於所謂本土殘民以逞。難怪從明英宗「復辟」之後，帝國再傳不過三世，便內亂不已，導致陽明學向高踞廟堂中心的朱子學挑戰。

到陽明學熬過嘉靖、隆慶二朝五十多年的黑暗歲月，並在僭主張居正死去以後，突然活躍於經濟最發達的南國，乃至學派林立，致使外來的泰西耶穌會士，沿着陳獻章、湛若水到王守仁的反道統軌迹，由邊緣到中心北上，其實並非偶然。我在拙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的導言《利瑪竇在中國》中，已予就史論史的說明。

當十七世紀最後一年（一六〇〇，明萬曆二十八年），徐光啓在南京他的老師焦竑的座中初識利瑪竇，那時利瑪竇已年屆「知命」，入華也近二十年。利瑪竇未必注意到這位年輕十一歲的後生，但徐光啓已對這位「西儒」留下頗深的印象，證據就是徐光啓在四十一歲細讀利瑪竇的《天主實義》等書以後，終於決定放棄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幻想，轉而認定真理就在利瑪竇申述的西教之中。那以後，到他七十二歲去世，逾三十年，中國基督教便有了華人信徒的第一「柱石」。

何以不能稱學派？

晚明學派林立，由清初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描述可知。十七世紀初葉的萬曆末到天啓、崇禎間，蔓延朝野的所謂黨社運動，把講會活動作為議政求變的一種形式，一度出現壁壘分明的政治對決態勢，那歷史也早已備受中外學者注目。除人們熟知的梁啟超、錢穆、謝國楨等人的相關著作外，在這方面的近著，臺灣年輕學者呂妙芬的《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專刊八七，二〇〇三），就很值得一讀。

奇怪的是關於晚明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著譯很多，除利瑪竇等傳教士和入華教派史的資

源以外，關於晚明改宗天主教的個案研究也數量日增。例如方豪、鐘鳴旦等關於「聖教三柱石」的中文著譯便屢見引用。然而將西學也作為晚明一個學派予以考察的論著，似乎祇有民初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粗理其緒，以後八十年便置諸晚明史（包括南明史）的論者視野之外。我曾提出這現象不正常，因為不正視西學在晚清已經超出思潮史的範圍，而在社會政治領域都已發生實際影響，那就不可能如實說明十七世紀明清更迭時期的歷史全貌。最近得讀臺灣黃一農教授的新著《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不禁嘆賞，以為堪稱全方位地填補晚明史研究空白的一個突破。

據我寡聞所及，西學在明亡前有沒有形成一個學派，一個在社會政治生活諸領域都具有影響力的本土學派，應該可說不成問題了。

那是個大題目，全面的歷史考察有待來者。我在此僅能說點從參與編纂《徐光啓著譯集》到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期間的隨想。

利瑪竇和徐光啓

當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春天徐光啓在南京結識利瑪竇，這時利瑪竇已是留都

聞人。

經過在南昌二年、南京二年與達官貴人和學者名士的廣泛交往，利瑪竇的形象，早就轉換成「西儒」。他博取中土文化精英人物認同的手段，已經主要不是萬國地圖和西洋「奇器」，而是通過《天主實義》、《交友論》、《二十五言》等中文著作，所展現的基督教世界的哲理、倫常、宇宙觀和審美觀之類，還有令章句小儒們傾倒的「西國記法」，當然都把佛教當作論敵，極力證明耶儒二教同心同理。他不僅似乎於學無所不窺，而且恪守《神操》和耶穌會士誓願的行為，也似乎使他成爲儒者心目中的道德楷模。所以，還在徐光啓皈依天主教（一六〇三）以前，南國士大夫贊美利氏所傳西學與「吾儒」同調的言論已多得很（可參看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一，內第九章曾彙引前人引述的衆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徐光啓先信西教，再習西學。他於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中進士，補翰林院庶吉士；但於三年後才散館，便丁父憂，回籍守制；到他服喪期滿，赴京起復爲翰林院檢討，而利瑪竇却已去世了。

因而，徐光啓在南京結識利瑪竇，僅一面，隔了一年多（癸卯冬即一六〇三年底），重晤於北京，那時利瑪竇已是都中「博雅名流」爭相造訪的宮廷賓客。據利瑪竇說，他與徐光啓時常相見，是在徐光啓中萬曆甲辰科進士並入選翰林院庶吉士以後。

按《明史》職官志，明永樂初定制，「翰林院庶吉士，選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爲之，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則爲給事中、御史，或出爲州縣官。宣德五年，始命學士教習。萬曆以後，掌教習者專以吏禮二部侍郎二人」。可知庶吉士不是正式官員，而是可充皇帝或儲君的文學侍從的候補人員，必在掌院學士或分管人事、文化的兩名「副部長」指導下讀宮廷圖書檔案即「中秘書」三年，再由閣臣出題考試，然後決定去留，祇有成績優良的兩等學生，才能留院分授編修、檢討，級別分屬正從七品，也就是號稱清秘的翰林官的最低或次低的起階。因此，庶吉士者，實乃皇家學院之博士研究生也。

明代翰林院號稱館閣儲才勝地，尤其在中葉英宗復辟之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爲儲相」。明孝宗時更定選制，凡新科進士均可預選庶吉士，每科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所留不過三五輩。然而嘉靖、萬曆二朝中間有九科不選，反而使被選庶吉士的新進士聲價大漲（參看《明史》選舉志二）。徐光啓在入教前兩度會試落榜，改宗天主的第二年，便中二甲，所謂欽賜進士出身，還通過繁雜的預選程序，躋身庶常。他是利瑪竇進京開教之後獲此殊榮的頭一個華人信徒，怎不令利瑪竇興奮莫名，對他寄予厚望？

所以，儘管利瑪竇因得萬曆帝優待而名重京城，爲世俗和教會事物忙得不可開交，却對徐